

Mario Vargas Llosa

La ciudad y los perros

城市与狗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译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巅峰之作 巴尔加斯·略萨苦涩少年回忆录 矛盾、虚伪、压抑的魔幻现实写照



Mario Vargas Llosa

La ciudad y los perros

城市与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与狗/(秘鲁)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 M.)著;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27-4020-8

I. 城... II. ①略... ②赵...
III. 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IV. 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533 号

Mario Vargas Llosa

LA CIUDAD Y LOS PERROS

本书根据 Alfaguara 出版社 1997 年西班牙文版译出

© Mario Vargas Llosa, 1962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城市与狗

La ciudad y los perros

Mario Vargas Llosa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吕剑影 李建云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 09-2005-315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255,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020-8/I·2263

定价: 3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者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65560609

前言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开始写作《城市与狗》时是在马德里梅嫩德斯·佩拉约^①大街上一家名叫“小蜗牛”的酒馆，那里面向静修公园。完成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地点在巴黎的一处顶楼里。为了编写故事，我首先得成为孩童时期的阿尔贝托、“美洲豹”、山里人卡瓦、“奴隶”（那个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士官生）、快乐区米拉芙洛尔大街上的孩子和卡亚俄港珍珠区的邻居^②。少年时期，我阅读过大量惊险故事书，相信过法国大作家萨特关于承诺文学的主张，狼吞虎咽了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长篇小说，无限钦佩过美国“迷惘的一代”小说家的作品，钦佩他们每一位，尤其钦佩福克纳。我用所有这些东西糅成了《城市与狗》需要的泥巴，再加上青年时期的想象力、种种幻想以及福楼拜的教导。

《城市与狗》的手稿像个鬼魂一样从一家出版社到了另外一家出版社。最后，多亏我的朋友、法国西班牙语文化学者克洛德·库丰的帮助，手稿送到了巴塞罗那诗人卡洛斯·巴拉尔手中，那时他领导着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他设法让《城市与狗》获得简明丛书

奖，设法让这部作品避开佛朗哥政府的书刊检查，促成作品的问世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这是一本给我送来许多惊喜的书。多亏这部作品，我开始觉得自己从穿短裤时怀抱的将来要当作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一九九七年八月于富施

① Menéndez y Pelayo(1856—1912)，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

② 均为《城市与狗》中的人物。

目录

前 言	I
第一部	1
第二部	219
尾 声	425

第一部

凯恩说：“有人扮演英雄，因为他是怯懦的。有人扮演圣徒，因为他是凶恶的。有人扮演杀人犯，因为他有强烈的害人欲望。人们之所以欺骗，是因为生来便是说谎的。”

——让-保尔·萨特

—

“四！”“美洲豹”说道。

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几个人的脸色都缓和下来。一盏电灯，灯泡上较为干净的部分洒下光芒，照射着这个房间。除去波菲里奥·卡瓦之外，对其他的人来说，危险已经过去。两个骰子已经停住不动，上面露出“三”和“幺”。雪白的骰子和肮脏的地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美洲豹”又重复了一遍，“谁？”

“是我。”卡瓦低声说，“我说的是‘四’。”

“那就行动吧！”“美洲豹”下令道，“要记住，是左边第二块。”

卡瓦觉得浑身发冷。洗脸间在寝室的旁边，中间由一扇薄薄的木门隔开，那里没有窗户。前几年，冬天的冷风还只能从玻璃破碎的铁窗钻进士官生的宿舍。但如今寒风凛冽，学校里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够避开冬风；到夜晚，甚至会一直吹到洗脸间里，把日间积下的臭气扫个精光，温暖的空气也随之被吹散。不过，卡瓦出生在

山区，是在那里长大的，冬天的气候他早就习以为常。现在，使他毛骨悚然的是恐惧。

“结束了吗？我可以回去睡觉啦？”博阿说道。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的家伙，隆起的大脑袋上长着一窝油腻腻的头发，面孔却很小，由于缺乏睡眠而两眼深陷。他张着嘴巴，突起的下唇上挂着一丝烟草。“美洲豹”已经转过身来望着他。

“我一点钟站岗。”博阿说，“我打算睡一会儿。”

“你们都走吧。”“美洲豹”说，“我五点钟叫醒你们。”

博阿和鲁罗斯向外走去，经过门槛时，有一个绊了一下，传来一声咒骂。

“你一回来，就叫醒我。”“美洲豹”命令说，“不要耽搁很长时间。马上就要十二点了。”

“好吧。”卡瓦答应道。他的面孔经常是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现在则露出倦容。“我去穿衣服。”

他们走出洗脸间。寝室里漆黑一团，但是卡瓦不必细看，就可以凭着两排床柱识别方向；他非常熟悉这个又长层高又高的房间。这时，房里一片寂静，只是间或响起阵阵的鼾声和梦呓。卡瓦走到自己的床边——那是进门右手一米远处第二个床位的下铺——悄悄地从衣橱里摸出裤子、卡其衬衫和短统靴。这时，他感觉到巴亚诺充满烟草味的呼吸吹过耳旁。这个黑人睡在上铺。卡瓦在黑暗中看到他的两排雪白的大牙，使他想起一种啮齿动物。他毫无声息地慢慢脱下法兰绒睡衣，换了军服，套上呢子外衣，随后就踮起脚尖——因为穿着靴子走起来咯吱作响——慢慢踩着地板，向“美洲豹”那张床走去。“美洲豹”睡在房间的另一端，隔壁便是洗脸间。

“‘美洲豹’。”

“哎，拿着！”

卡瓦伸出手去，触到两件冷冰冰的东西，其中一件很粗糙。他把电筒拿在手里，那把钢锉则放进军服口袋。

“谁在站岗？”卡瓦问道。

“我和诗人。”

“你？”

“‘奴隶’在替我站。”

“别的班谁是哨兵？”

“你害怕啦？”

卡瓦没有回答，踮起脚尖向门口滑去。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门，可是门轴仍然吱吱地响起来。

“有小偷！”黑暗中有人喊道，“站岗的，打死他！”

卡瓦没有听出那是谁的声音。他望望外面：院子里空荡荡的，检阅场上的那排电灯发出昏黄的光线。检阅场位于宿舍与一片草地之间。浓雾把五年级士官生居住的三座水泥建筑物的轮廓弄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卡瓦来到屋外，身体贴着宿舍的墙壁，镇定了一下，什么也不考虑。现在，他谁也不能指望，“美洲豹”也置身事外了。卡瓦羡慕那些正在梦乡里的士官生，羡慕那些尉官，羡慕体育场对面大棚子下面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他预感到如果再不行动，恐惧就会使他无法前进。他估计了一下距离。他必须穿过院子和检阅场；然后在草地阴影的掩护下，绕过食堂、办公楼、军官宿舍，再穿过一座水泥铺地的小庭院，便到了教学楼。那时大概就没有危险了，因为巡逻队不到那里去。之后便是回来的路了。他心

情慌乱，试图不靠毅力和设想，就像一架盲目的机器那样去执行计划。平时，他整天都是按规定的作息制度随波逐流，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动，仿佛是任人推着去做的。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他已经晓得今晚事情的含义，感到大脑格外清醒。

他贴着墙壁开始向前走。他并没有直接穿过院子，而是沿着五年级宿舍的弧形墙壁迂回过去。走到尽头，他惴惴不安地望了一下：检阅场仿佛无边无际，异常神秘，一排等距离安装的电灯标明着它的范围，灯光周围裹着一团团的浓雾。灯光之外，在重重的黑影里，便是绿草如茵的开阔草地。天气不冷的时候，哨兵们常常躺在那里，或者睡觉，或者聊天。他确信今天晚上会有一场赌博，把他们吸引到某个洗脸间里去。借助左边建筑物的阴影，他快步走着，竭力避开明亮的地段。学校前面的悬崖脚下伸展着大海，海涛拍岸与浪花飞溅的响声，盖住了靴子的声音。经过军官宿舍楼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急忙加快步伐，迅速穿过检阅场，一头钻进草地的黑影里。紧接着，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使他退了一步，仿佛有个拳头把他打了一下，刹那间，恐惧开始占了上风。他犹豫了：一米之外，一只小羊驼的眼睛好像萤火虫似的在闪闪发光，温顺而胆怯地望着他。“滚开！”他恼怒地吼道。那畜生冷漠地站着不动。“这该死的东西从来不睡觉。”卡瓦想，“也不吃东西，为什么不会死掉？”他又朝前走着。两年半以前，为了继续读书，他来到利马。刚一到这里，就惊讶地看到这只山区特有的动物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些墙面由于潮湿而剥落的一道道灰墙中间毫不畏惧地漫步。是谁把这只小羊驼带到学校里来的？是从安第斯山哪个地方来的？士官生们常常拿它当做投掷石块的靶子来打赌。它被石

头打中时，毫不惊慌，而是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慢吞吞地躲开扔石块的人们。卡瓦心里想：“它很像印第安人。”一踏上教学楼的台阶，他就不再担心靴子的声音，因为那里除去板凳、书桌、风声和黑影外，没有任何人。他大踏步地走过楼道，最后停下来。电筒快要熄灭的灯光帮助他找到了那扇窗户。“美洲豹”说过是“左边第二块”。果然，那块玻璃是松动的。他用钢锉把玻璃四边的油灰挖掉，用另一只手收集起来。他发现那手是湿漉漉的。接着，他小心谨慎地把玻璃取下来，轻轻放在地上。随后，他伸手进去，顺着窗框摸到了插销。轻轻一推，窗户开了。卡瓦钻进房间之后，用手电向四面八方照了一下：房间里有张桌子，上面放着油印机，旁边有三叠纸，上面写着：“五年级化学双月试卷。考试时间：四十分。”考卷是这天下午印好的，墨迹还未干。他连忙把题目抄到一个本子上，丝毫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他抄罢考题，熄掉手电，回到窗口，爬上窗台，纵身跳下。只听得哗啦一声，地上那块玻璃被他踩得粉碎。“他妈的！”他暗暗骂了一声，慌忙蹲下身来。但是，耳边并未传来长官们连珠炮似的吼声，也没有那预料中的野蛮咆哮。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由于害怕而引起的急促呼吸。他又等待了几秒钟。接着，他忘记用电筒照，便动手收拾散落在砖地上的碎玻璃，装进制服口袋。然后他不加戒备地向宿舍走去。他只想快点回到屋里，爬到床上，闭上眼睛。经过草地扔掉碎玻璃的时候，他把手划破了。走到宿舍门口，他停下脚步，感到浑身疲惫无力。这时，一个黑影出来接他。

“到手啦？”“美洲豹”问他。

“嗯。”

“到洗脸间去。”

“美洲豹”走在前头，他用两手推开洗脸间的门，走了进去。在室内昏黄的灯光下，卡瓦发现“美洲豹”赤裸着双脚。那脚丫很大，呈乳白色，趾甲既长又脏，散发着臭气。

“我打碎了一块玻璃。”卡瓦低声说。

“美洲豹”的双手像两颗白色的流星朝他扑来，揪住了他的制服翻领，军装被弄得皱成一团。卡瓦虽然不住地被摇晃，但在“美洲豹”充满怒火的逼视下，却并不低头。

“山沟里来的笨蛋。”“美洲豹”咬牙切齿地说，“你真是个山里人。咱们的事万一被发现，我发誓要……”

他紧紧揪住卡瓦的领子不放。后者把手放在“美洲豹”手上企图掰开它们，但并未十分用力。

“放下手！”“美洲豹”命令说。卡瓦觉得脸上喷来一阵细雨。“山沟里的！”

卡瓦把双手放了下来。

“院子里没有人，”他嘟哝道，“谁也没有发现我。”

“美洲豹”把卡瓦松开，觉得右手背上有些刺疼。

“‘美洲豹’，我不是坏事的人。”卡瓦低声说，“假如咱们被发现，我一个人承担，你不必担心。”

“美洲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接着放声笑起来。

“山沟里的胆小鬼，”他说，“瞧你吓得尿了一裤子。”

他已经忘记了新马格达莱纳区萨拉贝利大街上的那所房子。从他首次来到利马的那个夜晚起，便住在那里。那一天，他坐在汽车里旅

行了十八个小时。废墟上的村落、荒漠的原野、狭窄的谷地、时而隐现的大海、一片片的棉田，然后又又是村落、荒原、谷地……一一从他眼前闪过。他的脸一直紧贴着小玻璃窗，全身被亢奋状态弄得十分紧张：“我就要看到利马了。”母亲不时地把他搂在怀里，低声啜泣：“里奇，小里卡多。”他暗暗纳闷：“她干吗要哭呀？”其他乘客有的在打盹，有的在看书，司机则快乐地、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哼着同一支老调。里卡多从早晨开始，经过整个下午，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平线。他期待着利马城的灯火会像火炬游行似的突然出现在眼前。困倦逐渐使他的四肢失去感觉，视听觉也变得迟钝起来。朦胧中，他咬紧牙关，反复告诉自己：“千万别入睡。”突然间，有人温柔地推他。“里奇，醒一醒，咱们就要到家了。”这时，他正坐在母亲怀里，脑袋倚着她的肩头，因为他觉得冷。两片熟悉的嘴唇吻在他的嘴上。他有这样的幻觉：在梦中，他好像变成了一只小猫。汽车缓缓地行驶着。模糊不清的建筑、灯光、树木、一条比契克拉约城里主要街道还长的大街，一一从他眼前闪过。过了不久，他才发觉别的乘客早已下车。司机的哼唱已经不大起劲。他暗自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再次感到三天前的那种烦躁，当时母亲为了不让阿德丽娜姨妈听到他们的谈话，把他拉到无人的地方说：“你爸爸没有死，那是胡说。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正在利马等着咱们呢。”“我们到了。”母亲这时说了一声。“如果我没有弄错，是去萨拉贝利大街吧？”司机拉着长腔问道。“是的，三十八号。”母亲回答说。他闭上眼睛，装成入睡的样子。母亲再次吻吻他。“她干吗亲我的嘴？”里卡多想着，一面用右手紧紧抓住座位。车子拐了许多个弯之后，终于停下不动了。他仍然闭着眼睛，缩在妈妈的怀里。忽然，

母亲挺直了身体。就听一个声音在叫：“贝亚特丽丝！”有人把车门拉开了。他觉得自己被人举了起来，接着被放到地上。由于失去依靠，他便睁开了眼睛。他看到母亲正在跟一个男人接吻，司机早就不唱歌了。大街上空荡荡、静悄悄的。他定睛望着他们，口中数着，计算着时间。母亲随后离开那个人，转身对他说：“里奇，这是你爸爸，快来亲亲他。”那双粗壮的陌生臂膀再次把他抱起来。一张壮年人的面孔靠近他的脸，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唤着他的名字，两片干燥的嘴唇贴在他的脸蛋上。他呢，却严肃地板着脸。

那一夜其余的事，他都忘记了，忘记了那陌生床上的被单，忘记了他曾极力想要驱散的孤独。那时，他睁大眼睛，试图从黑暗中抓住某个东西，抓住一丝光明，抓住那像颗锋利的铁钉刺激着心灵的凄惶。“夜幕降临的时候，塞秋拉沙漠上的狐狸像魔鬼一样地嗥叫。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是为了打破那使它们感到害怕的寂静。”有一次，阿德利娜姨妈这样告诉他。他很想大喊一声，让房间里有些生气，因为周围是死一样的沉寂。他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半裸着身体，浑身在颤抖。他担心，如果有人突然进来看见他这样站在地上，他会感到怎样的难堪和慌乱呀。他走到门口，把脸贴到门上，结果什么也没有听到。接着他又回到床上，双手捂着嘴巴呜咽起来。当阳光照进房里，街上传来喧闹声时，他的两眼依然睁着，两耳十分警觉。又过了很长一段时候之后，他听到隔壁有动静：他们在低声交谈，传到耳中的是一阵阵难以猜测的沙沙声。接着是一阵阵笑声，一系列模模糊糊的动作声。不久，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有个人走到他的床前，一双熟悉的手把被子给他拉到颈部。他觉得有股热气喷到脸上，便睁开了眼睛：他看见母亲在微笑。“早晨好。”她温柔地说道，

“你不亲亲妈妈吗？”“不。”他说。

“我本来可以去他那里，对他说，给我二十索尔。我想他会流出热泪的，说不定会给我四十或五十。不过，那就等于对他说，我原谅了你对我母亲干的那些事，也就是说，只要你多给我几个零用钱，你就可以去逛妓院。”阿尔贝托缩在几个月前母亲送给他的羊毛围巾里，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制服和一直戴到耳根的军帽难于抵挡寒气。他的身体对步枪的重量已经习惯，现在几乎不觉得那有什么分量了。“去对她说，如果一个条件也不接受，咱们又能捞到什么呢？还是让他每个月给咱们汇点钱，直到他悔改认罪，重新回家为止。可是，我看她一定会哭的。她会说，还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心甘情愿地背着十字架吧。不用管他过多长时间再和解了。这样一来，明天我可是拿不到二十索尔了。”按照军规，夜间值勤必须在所属年级的院落里以及检阅场上巡逻。可是他值班的时候仅仅在宿舍后面，顺着那保护学校主要建筑物的褪色高栅栏旁边走一走。从那里，穿过斑马条纹似的铁栏杆，可以看到栅栏下面盘旋而上的柏油马路，以及海岸悬崖的边缘；从那里，可以听到大海的涛声；如果雾气不浓，还可以用锐利的目光认出远处拉普达温泉疗养院的堰墙，像一道防波堤似的伸到大海里。向另外一侧看去，可以望见米拉芙洛尔区的扇形灯火，遮住了远处的港湾。他的家就在那里。值星官每隔两小时查哨一次。一点钟的时候，值星官发现他正在岗位上。可是阿尔贝托心里却正在盘算星期六放假外出的事。“大概总有十来个家伙做梦也在想着那样的电影吧。他们想看那些穿短裤的女人，那些雪白的大腿，那些肚皮，那些……于是，就会求我写小